

绝唱

第广龙

黄河横贯中土，浩浩滔滔，奔泻大海。一路上，有曲折也有平稳，有暴戾也有舒缓，但扑腾出去了，是不会再回头的。黄河的性格，何尝不是其滋养的生灵的性格呢？黄河过宜川，却没有一丁而过，停下不走了似的，用尽水滴石穿的力气，硬是掏挖出一个壶口，似乎在暗示：这是一个盛装大有的容器，这是黄河千秋万古的命门。

黄河之水天上来。未曾一睹壶口的面目之前，在我的想象里，壶口悬天，一腔大水由高处跌落，为大地灌顶，又义无反顾，浩浩东流。黄河把最大的气势，选择在壶口宣泄。在壶口，黄河作了一次最重的发力，一次最痛快淋漓的暴发。黄河，拿出从发源地一路吸收的全部流量，实现着一次果决的纵身。这样的壮举，能够做到的，只有黄河。因为，中国只有一条黄河；因为，用一个“河”字，便可以专指黄河。“河”字，千百年一直为黄河独有。因为，黄河的“河”，是天下所有河流的词源，是天下河流之母。

二十多年来，我频繁地奔走于陕北的广大地域，无论是山塬连绵的安塞，还是漠风劲吹的靖边，我都曾长久地居留，并在和当地人的朝夕相处中，渐渐有了土著的心态。我不仅仅惊叹音乐由心的信天游，一个劲儿大红着的窗花……这些有形无形的原生态，毫无疑问会在岁月里恒久。即使一粒生着肚脐眼的小米，一蓬完全干枯，却能因为一滴水而顶上一星绿的蒿草，也让我获得人世不曾遗失的温暖和坚守，而更加敬重生灵更替中传承下来的隐忍和豁达。

我曾在一个冬天的夜晚登上白云山。一路上，头顶是铁丝一般的枣树的枝，盘绕出一个清冷的天空。我脚步轻微，是为了不惊扰神灵，也是想让寂静的夜色把我土尘的肩膀染湿。立身高处的道观，月光淡然，虫声不起。远处，隐约有巨物在移动。放眼山下，黄河在山塬的高低起伏间缓慢流淌。浩大和阔远是不需要映衬的，存在自身便是一切。只有黄河，才能如此自信，不在乎外在的修饰。似乎压低了声音，却依然是雷声，是天地的大音。潮湿的气息，使我的手脚更加冰冷，我知道，这气息，来自黄河。这一次佳县之行，我觉得，正是一条黄河的沉稳流过，才有了佳县之佳，才

有了天地间的人与自然，人与万物的通顺，并通过柴火味的炊烟表达出来。炊烟下，砖窑、灶火都是祖辈流传下来的，由于经久而深具家园意味。通过被泥土磨亮的农具表达出来，那带铁的部分，由于珍惜而非常耐用和应手。

走遍陕北，我就觉得壶口的诞生，并不是造化之手的偶然促成。的确，只有这片知冷知热的土地，才能为壶口造型，才能够安放住壶口的身体，让壶口在时光的更替中永恒。

那是一个炎热的正午，我第一次去看壶口。行走的线路，是从陇东庆阳出发，一路北行。过子午岭，山体庞然，满山葱茏。待渐渐低矮，消瘦，草木稀疏下去，视野反而开阔了，经合水，越富县，抵达甘泉县一个路口，又转向斜插进去。我向着宜川、向着壶口进发。两边都是土山，一边高挺，山头上覆盖着绿草，路在山脚下曲折；一边平坦，坡上被开垦成庄稼地，中间隔着河渠，水很低浅，石头就显得突出。柏油路上，丝丝缕缕热气在升腾。由于光照的作用，十米、二十米远的路面，闪耀幻觉般的光斑。距离近的树木的树枝和叶子，看去似乎在不断虚化并部分变形。树木的生长让山塬柔软，成波浪，成潮涌，我幻觉山塬在腾挪推移，在变动着位置，似乎要淹没低处的汽车。汽车却像黏合在了热烫的路面上，轮胎的每一圈转动，都是一次艰难的剥离。当山塬纵横的形势渐次弱化下去，视野失去了遮挡，我分明来到了侵蚀区的边缘，身子由低处来到了高处，越是往前走，越能感觉到一种巨大的空，巨大的虚无。

果然，晋陕大峡谷，这亘古的存在，无声于我的面前，这就是我感觉到的空和虚无。这一刻，我体验到的首先是寂静。无边的寂静，原初的寂静，震慑了我的魂魄。我知道，壶口就在这寂静的大峡谷里。壶口是不寂静的，可是，我怎么听不到黄河跌入壶口发出的声音呢？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声音啊！大峡谷两侧的山体，似乎经历了剧烈的扭动和牵拉，如今虽然默默无言，但看得出，那层层叠叠的石层，承受着的是不能使用计量单位表述的重量。我几乎没有看到浑然完整的巨石，石头也在地质的时间里碎裂了庞大的身躯。如此阔大的峡谷，才是天

地的久远。在这里，人是过客，草木也是过客。一时间，我心里生出一丝悲凉，为一世的短暂，为一事无成的光阴虚度，更为这再过一千年一万年也不会有多少变化的峡谷。峡谷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缺口，才有了容纳，有了不失去。风在峡谷吹着，黄河水在峡谷流淌，它们互相成就着，也互相成全着。一阵风吹远了，还会再起一阵风。黄河水流淌，黄河水在峡谷不断流，这才是永远，才是大地的证言。我来到这里，只是停留，这里有我无我，都不算啥。在这里走一趟，我留不下什么痕迹，这我知道。我知道我的渺小，我的脚印，我的影子，我的一声叹息，发生了也如没有发生，轻轻地都变成了过去，消失于时光的深处。

但是，我还是来了，神往，期盼，一回回谋划，要看壶口，要以壶口的胸怀，扩大我的浩然之气。要让走着走着就走到老、走到死的一辈子活出意义也活出挣扎，活出自在也活出放开。人都有不甘心，人都想在认命平凡的过程中，追求可能的崇高，我又怎么能例外呢？但是，我依然在想，一个壶口，能让我提升起人生的境界吗？

我慢慢移动，接近着壶口的方向。峡谷的这一侧，是宜川。我就站在这一侧的高台上，俯视着峡谷的纵深。

随着角度的转换，我终于看清楚了，峡谷间不光是岩石的平面和平面上的高低起伏，在灰白的颜色上，覆盖了一层浑黄，其宽度几乎占了峡谷的一半。这浑黄，似乎是静止的、固态的，只是区别于灰白颜色的另一种颜色。但把目光集中到一处仔细看一会儿，就会感到这浑黄在移动。是的，移动！这正是黄河的身子在移动！恍然间，我似乎悟出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只有黄河，才能和这浩然的峡谷对应和匹配。就像西天注定属于如来，就像曲阜方可诞生孔子，就像秦始皇陵只能让嬴政安身，这峡谷和黄河，是互相造就，是互相拥着的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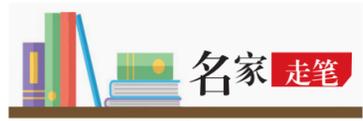
当我下到峡谷里，谷底这石头的河床放大了。而在河床的中间，是一条深陷下去的沟槽。走近了我才看清，黄河就在沟槽里缓慢流淌。或者，不能叫流淌，因为水流是动着的，却如同静止一般，似乎不是河流在动，只是时空在动，造成我认为河流在动的错觉。但是，的

确是水流在动啊，巨大的动，竟然也如静止一般。这石头的沟槽，肯定是黄河的水流冲刷出来的，需要多么漫长的日月，黄河才能在这坚硬的石头上，把一条石槽刻凿出来啊。水是至柔之物，却以柔克刚，几乎像舌头舔铁，像微风吹山，竟然就让顽固的石头也浅了下去，深了下去，竟然在浑然的石头的身上，只是用水的分子，拓展出深邃悠长的河道来！

我顺着河槽的边沿逆行向前，我隐隐觉得，壶口，应该就在河槽的起头处。果然，石头的河床被水流腐蚀得更为凌乱，也更为宽阔的前方，我在低处的石台上，看到黄河的水流，像打开的扇面，逐渐收拢，逐渐集中，正在石头的不规则的台阶上跌宕。而最粗壮的一脉水流，齐齐排放，倾倒，正把一腔子的吼声，窝下去，压抑着一般，实际上反而营造出更大的动静，归了下面的石头的大洞，又沸腾着鼓凸出来，顺石槽奔流而下。

我的是痴呆了，张着嘴，却什么也说不出。是的，我丧失了表达的能力。我的动作，我的语言，在这里统统失效了。在壶口面前，我只有老老实实的，像一个幼儿，像一张苍白的纸。壶口让我明白了自己的无知和无助，壶口叫我领会了没有底气就不要张扬。擎起壶口一饮，我还有这样胡乱的心态吗？置身自然，人难免联想，也对接自身的感受，我有我的卑微和弱小，但是，我也有我的自大和修为，在壶口的壮观里，我的胸襟，也要辽阔，也要舒展呀！

天下黄河一壶收。一个壶口，装得了黄河，也装得下世上万物。经过壶口沉淀和激荡的黄河水，完成的是一次再生，从此成为全新的黄河，成为一往无前的黄河。为后面的行程，为无际的海洋，黄河将更能担当，更加包容。我想，之所以将其命名为壶口，不仅仅寓意象征，一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。壶中有乾坤，壶中天地大。大千世界的壶，独此一把，只为黄河订制，也只有黄河才能匹配。这壶的肚量，这壶的吐纳能力，这壶的坚固，是雄性的，是舍得的，是宏图的，才有了晋陕大峡谷千古春秋的绝唱。



瀑布湍飞啸九天

子清 摄

茶雪伴书香

杜明芬

当寒冬的雪落在空旷的田野，我开始给春天写一封长长的信。桌上烹雪煮茶，信里邀约故人。而后在茶烟缭绕里遇见文字的温暖。期待遇见川端康成的海棠，也期待遇见三毛的故乡……

翻开一本书，新旧都无需在意。新有新的美感，旧有旧的醉意。因为每本书里都住着一个魂灵，或粗犷豪放、或精致婉约、或轻灵洁净、或温柔多情……

有的是住在桥边的红药，每三两点雨滴落，灼人的红便会唤起心底的柔软。有的是住在深幽的木樨，只有斜阳的黄昏和皎白的月光才可惊醒窗扉上的光阴。展开一卷书如同遇见一个多情的人，或令人哀思、或令人叹惋、或令人回想、或令人深情。遇见一本书也讲

求缘分，偶然得之，方明白其中的欣喜。与书里文字相慰问，滋味浓烈深沉，似重逢的故人，暖有余温。

雪里光阴闲适安逸，便煮上一壶红茶，于茶香雪色中寻找简单朴素，于漫漫书卷里找寻欣喜深情。偶然读得丰子恺先生的《活着本来单纯》，便想做那个如丰子恺先生般可爱的人。如果老了，也一定要有趣；如果老了，也一定要心有柔软。懂得通透的世间万象，也更加懂得赤子之心的可贵。活着本来单纯，多好的一句话啊！我们本来都是单纯的人，世事本来也很单纯。你看花开是什么样子，那开花就是什么样子；你听水流是什么声音，那流水就是你听到的声音。孩子很单纯，做个如孩子般的人一样也很单纯。生活很单纯啊，朴素简单而又美

丽高贵，平平淡淡而又轰轰烈烈。

也遇到了雪小禅，听见了那些清雅文字里的低吟和美好。松风停云处，荷樵听琴语。一个人独处时，餐霞、卧雪、兰亭、盘谷、静幽，岂不美哉！她说：“我只向美好的事物低头”，而世间的事物哪样不美？所有事物都有它的美，或野，或寂，或幽，或灵……看云南白云很独特，听苏州评弹很优雅，品陈年老茶很有味，养在家里的翡翠菖蒲，长在深山里的火红杜鹃，哪样不美？我也喜欢向美好的事物低头，如那一池不胜凉风的娇羞。

还看见了白落梅，遇见了她笔下的《一剪宋朝的时光》。流年寂寞，唯文字知心解意。那些缠绵了宋朝的诗词仿佛本身就带着深情，煮一句“欲黄昏，雨

打梨花深闭门”，便可看见痴心不悔、默默等待的女子敲醒了心门；吟一句“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”，脑海里又似乎浮现出晏几道与歌女的互相倾慕和各自欢喜。我是喜欢词的，尤其喜欢带着故事的宋词。那些词句本身就就很柔软，很容易让人生情。耳边的一缕风，手边的一朵花，桌边的一壶茶，远处的一座山，甚至是微小的尘埃都被宋词的朦胧氤氲着，增添了优雅的气息。如此，生活若无词，岂不缺少了许多欢喜？

茶雪生香，书色作笔，冬天也变得有趣！你看，活着本来就单纯；你看，生活处处皆是美好；你看，所有光阴都是旖旎的诗行。“我有明珠一颗，久被尘劳关锁。今朝尘尽光生，照破山河万朵。”你看，山河里花开万朵，花香处书似故人！



咏物诗

宋伟

青蜘蛛

一身绿衣裳，稳坐青纱帐。
静听嗡嗡声，专候飞来将。

沙打旺

扎根沙土里，蓬勃绿叶伸。
狂风任来袭，越打越精神。

玉石

甘受百炼苦，愿忍时光磨。
形奇心剔透，天地神功作。

钻天杨

立身端正向上长，目标在天劲渐强。
摒弃惰惰与逸志，高瞻远瞩放眼量。

行道树

站立路旁穿盛装，迎来送往客八方。
非为谄媚献颜色，见惯世事心不慌。

雪

酝酿一冬夜始落，浓墨重彩精细描。
平明寻觅已不见，残雪几藏背面粉。

冬夜

天黑雪白空气新，水墨山水引我行。
围炉夜话人间事，一梦千年到天明。

沙漏

时光无声逝无踪，静听沙漏细细鸣。
我欲翻转漏更迅，开门拂袖向前奔。

龙

潜沉静默寂无声，梦深觉醒目澄明。
汲取瑞气雄风起，扶摇九霄万里行。

蜗牛

寸寸步步不弃家，负重前行向上爬。
心中信念终莫改，登顶凌云闲看霞。

奇石

遍走黄河搜奇石，案头架上细品喷。
昼观夜摩引人思，百川涛声入梦珂。

谷

谷有自知立山冈，不入平地当强梁。
垂头结穗姿态低，耻与芦苇论短长。

山石

欲立山岭云海飘，沦落淘漉随波摇。
粉身碎骨同入列，也有钢筋做栋梁。

桦树

亭亭白桦好虚心，至死皮面坚如铜。
风华绝代携手走，衰朽奉送做酒樽。

灵石

深沉地底重万钧，压到极致怒火生。
坚硬身体融为水，跃入人间终变形。

绿豆

出自中缅体性凉，春种秋收不骄狂。
果熟依然绿军装，解渴消炎冲前方。

雪花

姜利晓

季节的花朵儿
只绽放于冬天的封面上
凛冽的北风
是最好的兴奋剂
仿佛，只需几下
它们就集体绽放了

看似冰冷的外表
却经不起丝毫的温暖
捧在手心里，或者哈上一口热气儿
它们就能瞬间化为感动的泪滴

洁白的雪花儿
落在童年的记忆里
美丽了一段时光的童话
落在父母头顶上的那些
从此，再也没有融化或离去
阳光下，一闪一闪的
如同别样的钢钉，扎在我的心窝窝里

楊家嶺



Yangjialing 邮箱: yjlywfk@126.com